



以爱为底色 静心做教育

□张士升

从教40年，我终归是要退休了。

2002年8月，来市四小报到的情景好像还在昨天，20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弹指一挥间。离任在即，有释然，有期待，仿佛卸下了肩上的千斤重担，此时此刻我备感轻松。

因为付出，所以不舍；因为不易，所以留恋。20年来，我们既经历了雨雪风霜，也体验了无数成功的快乐。我们共同面对困难，共同见证喜悦，共同奔跑逐梦，共同成长进步。有遗憾，有不足，但尽力了就无怨无悔，就欣然以待。

在这个美丽神圣的平台，我见证了学校、老师、孩子们一起共同的成长；见证了学校一步步走向辉煌。怀着对初心的坚守、对规矩的遵循、对激情的培养和对教育未来的向往，不好高骛远，不急功近利，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，我们才取得了些微的成绩。这是因为，我们有幸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。我感谢党，感谢领导，更感谢我的同事们，正因为有你们的理解、包容和支持，才使我们的学校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村办小学蝶变为

卧龙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临别时，我想给大家说，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、柴米油盐。虽然要为家人、为家庭考虑问题，但是我们也必须遵守一个职业教育人的操守、取舍，知轻重。在现实工作中，不但有眼前的劳烦还有远方的星辰大海。我们要努力保持精神上的高雅和豪迈的书生意气，勿忘对教育事业的担当与敬畏。工作中，要从细节入手，强调整体更要考虑个体的感受；严格管理更要有入文的悲悯情怀。不把偏执当原则，不把无效当勤奋。学校需要的是积淀，而不是浮躁，校园需要的是内敛，而不是吆喝。努力让教育纯粹一点，更纯粹一点。如此，才能既成就自己，也不辜负学生。

寻找、欣赏、扶持所有的美好；陪伴、呵护、疼惜每一个孩子，这是对我们教育人最基本的要求。我们的颜色决定了孩子的颜色；我们的情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。我们不是孩子们内心的匆匆过客，而是标杆、是灯塔。

同志们，我已到岸，你们尚在途中。此去经年，不管是晨起

四顾，还是午夜梦回，我都会看着你们前行，都会期待并相信，学校、教师、学生能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，继续蓬勃发展，凯歌高唱，创造新的辉煌。

我知道，此生无法走出我们共同的梦想，无法忘却这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只因这20年来我把最美好的年华，最炽热的情感，都融入了教育这片令人魂牵梦萦的热土。

请善待我们的老师，善待我们的学生，善待我们共同的事业，这是我离开时想给你们的叮嘱，也是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心声。

韩愈说过，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我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唯愿岁月温凉、人性温暖；唯愿笑意融融、清澈明净；唯愿大家不负韶华勇奋斗，笃行不怠向未来，更好地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，以爱为底色，静心做教育，继续为学校创造更加灿烂的美好未来。⑦3



纪念大哥

□实磊

2011年8月10日，大哥过世了，享年77岁。他离开我们十几年了，但我一直怀念他。

大哥是我们家第一个走出农村参加工作的人，也是我们家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。几十年来，他努力工作，孝敬老人，扶助弟弟，养育儿女，帮衬乡邻。大哥诚实笃信，谦虚谨慎，对我影响很大。

小时候，我最盼望大哥星期天回家，因为他时常会给我带小人书，小小连环画培养了我爱阅读的习惯，那是我宝贵的精神食粮。

小学三年级暑假期间，我到大哥工作的书店去玩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很多又大又厚的书，有的能看懂，大部分看不懂。大哥对我说：“知识的宝库很大，读书是一辈子的事，要循序渐进，就像你现在上小学，然后中学，将来争取上大学。”

1972年，我被推荐到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，大哥专程从南阳到开封来看我，给我带了一

套刚发行的新版《红楼梦》，那年代，这可是稀罕之物。他对我说：“好好读书，你是咱家的第一个大学生，要给子侄们树个好榜样，需要啥，给哥说。”我欲言又止，我知道大哥每个月几十元工资也经常捉襟见肘。大哥一再催问，我才说：“开封冬天太冷，我盖一条薄被子，脚一晚上都没捂热过。”大哥二话没说，花23元钱给我买件厚厚的军用棉大衣。23元钱在当时是大哥大半个月的工资啊！那件大衣温暖了我十几年。

1980年，石油部到南阳开发油田，从地方协调一部分干部支援油田，大哥报名。到油田工作后，大哥担任基建处物资供应站站长，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资经他手购入。但大哥两袖清风，廉洁办事，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。

单位在分配住房时，领导照顾大哥家人多，破格让他挑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，可大哥说：“我是科级干部，按标准要一套一楼的两居吧，咱不给领导添麻烦。”大哥说：“孩子们大啦，两居室住不下，一楼我可以在南边临窗再接出半间房。”就这样，大哥直到去世都蜗居在58平方米的小房

子里。他的卧室只有8平方米，一张普通的硬板床，床头一个椿木箱子，床对面一个旧式两斗桌子。

大哥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。他在南阳工作时，村里的百姓，下乡驻队时认识的村民，只要找到他，看病的、办事的，他都尽最大努力帮助。

大哥是个孝子。父母晚年，正好大哥也退休了，他床前尽孝，端汤送药。母亲81岁那年，大哥和我为了让母亲到北京小住，特邀母亲的两个好友陪她进京。母亲她们来时，大哥一直陪着。当时大哥已60多岁，每天买菜做饭伺候3位老人。那是母亲晚年最快乐的时光，也是大哥最快乐的时光。

退休后，大哥的儿子、儿媳们每月都给他钱，但他还是省吃俭用。去世前，他把自己的存款全取出来，留20000元钱给大嫂买养老保险，还剩下15000元他分给3个儿媳妇，他对几个儿媳妇说：“爸一生最看不惯不正之风，你们结婚时，我没给你们办喜庆婚宴，这5000元算是给你们补偿吧。”

大哥永远是我张家子孙后代的榜样！⑦3



玄墨菊

□王育潮

夏天，我搬到新的办公区。每次下楼，都看到一个女人在办公楼下的小花坛中忙碌。小花坛周边用各种争奇斗艳的盆栽围起来，里面则是姹紫嫣红的菊花。女人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，戴着大大的口罩，穿着宽松的棉布衣裤，或是浇水，或是剪枝，始终忙忙碌碌，无数次碰面，竟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容颜。

一次我从外面回来，在花坛旁边逗弄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时，看到女人手戴白色棉线手套，弯腰劳作，手脚麻利，干活利落。

看我在旁边观察，她直起腰，笑着和我打招呼。这时，我吃惊地看到，阳光下展现的是一张老人的面庞。宽大的帽檐下露出褐色的卷发，眼光温和，看起来颇有些异国风情的味道。我心里暗赞，如今的老年人真是时尚。

只见她随手剪下三两枝菊花，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这是玄墨菊，回去插在花瓶里，每天换一次水，再把花枝下面剪下半厘米，保证10天都不会打蔫儿。办公桌上有鲜花心情好。”

我想拒绝，看看娇艳的花朵，继而又开心地接过来，笑着说：“谢谢你，屋里多了鲜花，心情肯定不一样。”

种花的女人笑眯了眼，话语流水一样地淌出来。“我这人没有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花，瞧着这边有点空地就种上了。也没啥好品种，都是这些好种好活又常见的，看着热热闹闹就好。只要你不嫌弃，随时过来剪花。”说话时，她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意。

有段时间工作太忙，忽略了楼下的花坛。后来，插在瓶中的玄墨菊开始凋谢，索性取下扔进花坛旁边的垃圾桶内。

“这花也是楼下种花的老人给你的吧，这个办公楼好多房间都插了她给的玄墨菊。前段时间她被送医院了，不知道咋样了。”保洁大叔盯着凋谢的花，忍不住感叹起来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我心里一沉，急切地问。

“你不知道，她可是个苦命人呀！她是棉纺厂的下岗职工，今年68岁了。下岗那年，她离了婚，带着儿子改嫁。可没过几年，丈夫又出了车祸，人没了，还给她留下一个女儿。她靠卖菜养大两个孩子。谁知道刚把女儿嫁出去，儿媳娶进来，她又得了乳腺癌。说起来这也是个刚强的女人。”保洁大叔摇头感叹。

我望向花坛，努力回忆那纤尘不染的身影，那一脸明媚的笑容。原以为那是一位生活优越，闲情逸致的退休干部，没想到竟是一位生活窘迫的老人。

保洁大叔还在说着她的故事，我却再也听不进去，眼泪迷了双眼。透过泪眼，我仿佛看到花坛中，那个老人穿着宽大的棉布裙装，戴着大大的帽子，站在花丛中，轻轻地剪下一枝枝鲜艳的玄墨菊，递到了我手中，那花朵如一簇小小的火焰，在我心里闪烁。⑦3

